

國語注音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曹溪原本

溪 曹  
像法身肉師大能惠祖六



菩 提 自 性  
本 來 清 淨  
但 用 此 心  
直 了 成 佛

RWT11043 / 06

## 六祖惠能大師生平

惠能大師是廣東人，生於西元六三八年歲次戊戌年二月八日子時，壽年七十有六，二十四歲傳衣，三十九歲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無數。早年是個喪父的孤兒，以賣柴爲生，他亦是一個孝子，以賣柴供養母親。一日背柴到城裏賣，聽人念金剛經，心便開悟。此悟正是由心領會，不藉旁門。惠能使問此誦經人，這經從何而來，此人說：是從湖北黃梅縣東禪寺五祖那裏得來的。但惠能身貧如洗，家有老母，要進一步前去聽經是不易之事，鄉人出錢助他安置了母親，獨自上路前往黃梅。我們可說，他聽到其人誦金剛經時是初悟，此後花了三十餘天光陰從廣東到黃梅，試問在此一路上，那時他心境到底如何？他自然是抱著滿心希望和最高信心而前去，這種長途跋涉的艱苦情況，無疑是難能可貴的。我們可知他在此三十餘天的路程中，實有他的一番修行，此是真實的心修。

到了黃梅，見到五祖弘忍，弘忍問他：「你何方人物，前來欲求何物？」他說：「惟求作佛，不求餘事。」這真是好大的口氣呀！請問一個目不識丁的人如何敢如此大膽？當知這正與他三十餘天一路前來的內心修行有很大關係，不是臨時隨口能出此大言。他那時的心境，早和在廣東初聞人誦金剛經時，又進了一大步，此是他進一步之悟。

當時弘忍再問：「你是嶺南人，又是獠獠，若爲堪作佛？」他答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獠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此一語真是青天霹靂，前無古人，想見惠能一路上早已自悟到此。在他以前，固是没人說過，在他之後，雖然人人會說，然如鸚鵡學舌，卻不能如惠能般之由心實悟。弘忍一聽之下，便知惠能不是泛泛之徒，爲使他不招意外，故將明珠暗藏，叫他到

後院去做劈柴樁米之工作。惠能眼巴巴自廣東遙遠來到黃梅，一心爲求作佛，卻使他去廚下打雜做粗工，這是所爲何來？但他毫不介意，天天在廚下劈柴樁米，此時他心境應與他到黃梅初見五祖時心境又大不同，這些工作，好像與他所要求的毫不相干，其實他亦很明白，五祖叫他做此雜工，便正是叫他「修行」，也便是做佛法啊！

惠能在作坊苦作已歷八個月，一天，弘忍爲要考驗門下衆僧徒之工夫境界，叫大家寫一偈子，自道心得，大家都不敢寫，只有首座弟子神秀不得不寫，在牆壁上寫一道偈說：「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偈卻又不敢直陳五祖，但已立時傳遍了東山全寺，也傳到了惠能耳中，惠能一時耐不住，也想寫一偈，但不識字，不能寫，只好口念請人代筆寫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心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們又當知，此「心中無一物」五字，正是他在磨坊中八個月磨米中磨出來的，只此一顆清清淨淨的心，沒有不快樂，沒有雜念，沒有渣滓，沒有塵埃，何處再要拂拭？此正是惠能自道心境，卻不是來講佛法。此時則是惠能到家之悟了。

五祖弘忍見了惠能題偈，對於他身後傳法之事，便有了決定，他到磨坊問惠能：「米熟了沒有？」答稱：「早已熟了。」弘忍便以杖擊碓三下，背手而去。有老和尚這一番慈悲心與其一代宗師之機鋒隱語，配上惠能智慧大開，心下明白。叫他劈柴就劈柴，教他樁米就樁米，不折不扣，潛心暗修，時機一到，便知老和尚有事要他去，他便於三更時分，由後門進入老和尚禪房，弘忍便把宗門相傳衣鉢交付給惠能，囑他趕快離開黃梅以防不測，惠能說：「深夜不熟路徑，五祖遂親自把他送到江邊，上了渡船，離開了黃梅。我們讀壇經看他們師弟間八個月來這一番經過，若不能直透兩人心下，只在經文上揣摩，我們將會是莫明其妙，一無所得。由上說來，我們非常佩服六祖，但亦不能不佩服五祖。」

六祖不識字，在他一生中所說法，只是口講給人聽，今此一部「六祖壇經」之所有文字，乃是師兄弟們之筆錄，師兄弟們也把六祖當時口語，盡量保存真相，所以「六祖壇經」乃是中國第一白話作品，宋明兩代理學家之語錄，也是受了此影響。依照佛們慣例，佛之金口說法始稱「經」，菩薩們的陳述則稱「論」。只有惠能壇經卻稱「經」，此亦是佛門中一變例，而且是一大的變例，這一層，我們也不該忽略過。若說「壇經」稱「經」，不是惠能之意，這又是一種不必要的解說，我們必要明白了惠能東山得法此一段前後十六年之經過，纔能來談惠能之壇經。

總而言之，惠能講佛法，主要只是兩句話，即「人性」與「人事」，他教人明白本性，卻不教人屏棄一切事。所以他說：「恩則教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所以他又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又說：「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又說：「自性西方。」他說：「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又求生何國？」又說：「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禪。」這些卻成爲佛們中極革命的意見，惠能講佛法，既是一本心性，又不屏棄世俗，只求心性塵埃不惹，又何礙在人生俗務上再講些孝悌仁義齊家治國。因此唐代之有禪宗，從上是佛學之革新，向後則成爲宋代理學之開先，而惠能則爲此一大轉變中之關鍵人物。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

唐釋門人法海錄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稱)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於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摩訶  
悟法傳衣第一

般若波羅蜜法師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大師告曰善知識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大師良久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於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錢卻出門外見一客誦經能一聞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國是宮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禮拜五祖能安置母畢即便辭親因親宮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問能曰汝

何方人欲求何物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  
 汝是嶺南人又是獗獠若爲堪作佛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獗獠身與和尚  
 不同佛性有何差別祖更欲與語且見徒衆總在左右乃令隨衆作務子曰惠能啓和  
 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上四字宮祖云這獗獠  
 根性大利汝更勿作勿更宮言著槽廠去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經八餘  
 月祖一日見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知之否能曰弟子亦  
 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祖宮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  
 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  
 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  
 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



圖此處言有古德云譬如抽刀上陣不問如何若何會得的人見機而作不在言句也二十八字

衆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

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

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爲我與他

爲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

法即善覓祖即惡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

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神秀作偈

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徧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

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尙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云是秀作若道

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

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卻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

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

秀入門未得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

奉卻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

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

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

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

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

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房過，唱誦其偈，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言：爾這獼猴，不知大師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此偈。依此偈修，免墮惡道。能曰：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同生佛地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作禮。能曰：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能聞已，因自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別駕言：獼猴汝亦作偈，其事希有。能啓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人有上上智，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爲汝

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衆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

薩祖見衆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云亦未見性衆人疑息次日祖潛至碓坊

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即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

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

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啓祖言何期自

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

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

汝爲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爲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爲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能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國法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邊有一隻船子祖令惠能上船五祖把艫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艫五祖云合是吾渡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能辭違祖已發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衆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

圖上四字宮  
作少備少病

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衆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

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麤慥極意參尋爲衆人先趁及於

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於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

云行者行者圖者下宮我爲法來不爲衣來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爲我

說法能云汝旣爲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良久謂明曰不思善不思

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

有密意否能云圖云宮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

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能曰汝若如是吾

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

辭明回至嶺下謂趁衆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咸以爲然惠明後改道  
明遊師上字能

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縣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  
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  
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  
時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  
心動一衆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  
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能曰不敢宗於是執弟子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  
大衆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能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  
不論禪定解脫謂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  
之法能曰法師講涅槃經經明見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白  
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

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  
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  
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能剃髮願事為師能遂於菩提  
樹下開東山法門能於東山樹上四得法辛苦受盡樹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史君官僚  
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因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  
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自  
除疑如先世聖人無別師復告衆曰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  
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  
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  
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



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  
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  
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  
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  
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  
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  
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中世人性空亦  
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  
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  
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